

庚二 無性即性

辛一 無為相

如是迦葉！求是心相而不可得，若不可得，則非過去未來現在。若非過去未來現在，則出三世。若出三世，非有非無。若非有非無，即是不起。

前面既講心有很多不同的相，而此卻云「求是心相而不可得」，這是謂求心的「自相」而不可得。或者說，求心的「常相」而不可得。因為它會隨緣變化，既「常相」不可得、也「自相」不可得，即是無自性也。

為何心的「自相」不可得呢？從現象來看，心相從過去、現在到未來，都是在流轉變化的。為何會變化不停？因為它跟境界是相關互動的，所以境界變，心相也就跟著變。

若非過去未來現在，則出三世。若出三世，非有非無：既三世中都無心的自相，故曰心出三世，即心不在三世中也。然而心非無相，故其所現之相，既非實有，亦非絕無。如果是實有，就應該不變，會變的就非實有。亦非絕無，而是隨緣示現也。

「若非有非無，即是不起」這還依性相來說，性者，本來不動不搖，即是不起。相者，從無始來皆流轉相續，故不起。因為所謂「起」者，是從無到有。它只是不斷在變化，而不會從無到有；當然也不會從有到無，故曰「不起」。

若不起者，即是無性。若無性者，即是無生。若無生者，即是無滅。若無滅者，則無所離。若無所離者，則無來無去，無退無生。若無來無去無退無生，則無行業。若無行業，則是無為。

心是沒有自性，也沒有自相的。可是無自性，不等於無「共通性」！無自相，不等於無「流轉相」。

云何無自性，不等於無「共通性」。如無常性、無我性就是共通性。一切法是性空，所以空性即是「共通性」。

云何禪宗常強調要見性？見性不是見到自性，見到自性就著魔去了，而是悟到諸法的共通性。心無自性，這好理解。那心有沒有共通性呢？

很多經典都說：眾生皆有佛性。那佛性是自性，還是共通性呢？當非自性，而是共通性。非自性，即表示不是「我的佛性」。如果說是「我的佛性」，則既是「我的」，即非別人的，那就變成「自性」矣！

有很多人誤認為：因我有佛性，所以我會成佛。其實，這已把「佛性」當做自性矣！若佛性是共通性，則像虛空一樣，而眾生則像虛空裡的塵埃。所以反而是因為有佛性，才能顯現出眾生的差別相，不是每位眾生都各有其佛性。再用《楞嚴經》的比喻，佛性就像大海，而眾生就像大海裡的波濤。

因此我要強調：只道心無自性，非真功夫；能悟得心的共通性，才是真功夫。因為見共通性後，心量才會開闊，而斷煩惱生死。

所以云何成為大乘的行者？光說發菩提心，還遠得很！重點在能覺悟諸法的共通性。因為只有覺悟到共通性，才能把個體見、自性見全勘破！勘破後心量自然變大。

故云何為大？見性為大！以性是普遍性，而能不落兩邊。所以到最後，乃以中道不二為大。所以不管是見法性、還是見心性，都要見到共通性，才能成為大乘的行者。甚至要跟解脫相應，也得見性才行。

至於「若不起者，即是無性。若無性者，即是無生。若無生者，即是無滅」這對已熟悉《中論》者，就沒什麼新鮮的了。

譬如一切法雖無自性，仍有「無常、無我」的共通性。同理，眾生心雖無自性，仍有「能了別」的共通性。

心有何共通性呢？這我在《楞嚴貫心》裡已講得很清楚：心是以「能了別」為共通性。云何稱為有心呢？為能了別，或者為能顯相，而稱為心。

若無滅者，則無所離；性本不動不搖，當無所離。相則流轉變化，算不算所離呢？

這分成兩種討論，性的話當然不動不搖，無離或不離的問題。相的話流轉變化，算不算離呢？這就看每個人去定義了：從甲相變成乙相，就甲相而言，可以說離，可是離了之後，又變成乙相了。所以只是變成另一個相，而不能說可究竟離相。

心不可能離相的，就像鏡子裡不會無相。照著天空，是天空相；晚上很暗時，

是暗相而非無相！以性不離相故，若因緣不同，所顯現的相即成差異。有的是物相、有的是虛空相，有時是光明相、有時是黑暗相。總之，一定有相。

「若無所離者，則無來無去，無退無生」：就心性而言，當無來無去，無退無生。至於心相，乃隨緣示現爾。

則無行業：以心自性不可得故，則無能造業、受報的心體。但於眾緣和合中乃有業相之流轉爾！

為何沒有「行業」？行有兩種解釋：如諸行無常，行是牽動變化之意。業一定是流轉變化的，故不能說沒有行業。二、若將「行」，定義為主宰造作，則無能造作、主宰者，故曰「則無行業」。

其它的不講，我們打坐時，常在打妄想。為何一直打妄想呢？以無我，不能主宰故，才會打這麼多妄想！如果能主宰，你叫它不要打就不打了！故為無我，所以它才會繼續打妄想。

所以在打妄想時，如能反觀——是無我才會繼續打妄想，這倒與解脫相應哩！眾生都以為自己能主宰，這就是生命可貴處，也是可憐處。永遠都有活下去的勇氣，也永遠落入生死輪迴中。

如水會往哪裡流呢？被兩個主要的因素控制，一是地心引力，二是河道的相狀。颱風要往哪裡移？隨氣壓、氣流的變化而遷移。雷要打什麼地方？最容易導電處。

雷有沒有知覺呢？它沒有知覺或不知覺的問題，但它就會找到最容易導電處。如磁鐵的南北極，異性相吸，同性相斥，在相斥時，它有知覺嗎？不知道！但必顯現出相斥的作用。用力拍桌子，大力就大響，小力就小響，桌子知道你大力打才大響嗎？不知道，但它的物理反應就是這樣子。

無生物的反應很簡單，就只有一兩種模式。植物也比較簡單，如向光性。我們以為植物都非常文靜地生長著。然如果你會看，其實它們都在你爭我奪，因為植物一定要有陽光，沒有陽光就會凋落，所以森林中有的植物，是橫長出去的。橫長出去其實是非常辛苦，可是為了搶陽光，不得不然。

眾緣就是這樣，緣跟緣之間，就有相應和不相應的。只要碰到了，它自然就會表現出來。當然有情眾生的緣是比較複雜的，但基本的原則是會變的。比

如說有些人的體質，就是不能吃某些食物。這不是他作意而成要或不要，而是體質所然。

故所謂抉擇，其實是眾緣示現，在示現時，我們卻誤以為：是我在抉擇。以旁觀者看，其實你也沒有更好的選擇，因為那時的因緣只能如此也。

所以心不只無自性，更重要的是心不能主宰。因為不能主宰，所以我們才願放下。眾生都為想主宰，就跟境界對立。因為想主宰，故都不服人，經常與人對立，故有很多煩惱。以不能主宰，才能降伏我慢，而得解脫。云何證阿羅漢果前，得先降伏我慢？不作意時，即無煩惱也。

若無行業，則是無為：一切法為作者不可得故，稱之為「無為」。

在經典上，對「無為」有不同的解釋。一、法性本來不動不搖，故稱為「無為」。故性，都是「無為」法。二、因為證得寂靜涅槃，故稱為「無為」。

所以這從頭到尾，只有一個重點，就是要把想主宰的心勘破、放下。因為從來都是不能主宰的，頂多如照相機能顯相，而非工巧畫師，心想事成。

當然，專業的攝影師，可以把它美化，但絕不能無中生有。因可以美化，所以才修行的必要，可以把煩惱消除，而化成福德智慧。

辛二 聖性相

壬一 泯諸相

若無為者，則是一切諸聖根本。是中無有持戒，亦無破戒。若無持戒無破戒者，是則無行亦無非行。

若無為者，則是一切諸聖根本：無為者，乃作者不可得也。既無我，亦無可造作的心。

在佛法上要成為聖人，首先要證得初果。而證得初果，即已確認無我也。所以用原始佛教的講法：證無我者，則是一切諸聖根本，這乃更清楚。

以「無我」故無為。所以這無為，非無生住異滅，而是為作者不可得故。

是中無有持戒，亦無破戒：既不取相，即無持戒與破戒。

既已證得無我，就不會破戒。很多人之所以犯戒，是因為被貪瞋癡慢所驅使，

才會犯戒。無我就息滅貪瞋癡慢，貪瞋癡慢不現行就不會破戒，不會破戒就不用守戒。所以有我的人才需要守戒，無我的人則既不用守戒，也不會犯戒。

「若無持戒無破戒者，是則無行亦無非行」：當然他的行為，還是非常端正。云何既不持戒，亦無破戒？主要是為：心不取相。

心只能顯相，而不能取相。云何所顯相不同，諸因緣不等故也。

心如鏡子，只能顯相，而不能取相。故如果沒有貓緣，就沒辦法顯現出貓的相。至於持戒、破戒亦然，非我在取，而是順著因緣法，而無能取與所取。

若無有行無非行者，是則無心無心數法。若無有心心數法者，則無有業，亦無業報。

若無有行無非行者：既不落有行，也不落無行。

是則無心無心數法：當是「是則無心無心數法，亦無非心非心數法。」何以故？言無，仍落於一邊。故不偏者，乃非有、亦非無也。「心數法」即是後來講的「心所」，即心之別相。

若無有心心數法者，則無有業，亦無業報：前云「是則無心無心數法」，已是偏一邊了。此再云「無有業，亦無業報」。準備落五百世狐狸身嗎？何以故？請看下面的公案。

百丈懷海禪師

師每上堂，有一老人隨眾聽法。一日眾退，唯老人不去。師問：「汝是何人？」

老人曰：「某非人也。於過去迦葉佛時，曾住此山，因學人問：「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？」某對云：「不落因果。」遂五百生墮野狐身，今請和尚代一轉語，貴脫野狐身。」師曰：「汝問。」老人曰：「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？」師曰：「不昧因果。」老人於言下大悟。

大修行人，還落不落因果？從相的變化，哪有不落因果的？但大修行人，雖受而心不被境轉爾。

而不昧因果，非不明因果。因果的原則，法爾如是。修不修都一樣，即使佛也不能改變因果的原則。故曰：不昧因果。

以不受諸法故，無業亦無報。

這就像很多人講的「八風吹不動」，有沒有八風呢？就境而言，不能說沒有。但為何不動呢？因為都跟我無關。

對凡夫眾生而言，講因果還是比較保險的。對大修行人而言，講什麼對他們而言，反是無所謂了。不守戒，亦不犯戒。

若無有業無業報者，則無苦樂。若無苦樂，即是聖性。

若無有業無業報者，則無受想。若無受想，即是涅槃。

為何要這麼講呢？因為從「是則無心無心數法」到這裡，都是落入無的那一邊。所以就不必多為解釋了。

但就證量而言，乃為：以不受諸法，而證得涅槃。

是中無業無起業者，無有身業，亦無口業，亦無意業。是中無有上中下差別。

是中無有上中下差別：就相而言，還是有差別的。但以不取相、不著相故，證無差別。

不受，簡單講是不執著，所以有、沒有，對我都一樣。以前說過這樣的比喻：去逛百貨公司時，我很清楚，其實什麼都不缺。所以價錢貴或便宜，皆與我不相干。但是貴或便宜，我還是很清楚的。所以清楚而不相干，才是真正的不分別；而非糊裡糊塗什麼都不知道，而稱為不分別。

所以真有證量者，像在天上看地下，地上人的所作所為，他看得很清楚，可是跟他沒關係；地上的颱風、地震，也很清楚，也與他無關。因此不會產生任何情緒的波動。故以不受諸法，而證得涅槃。

同理，度眾生時，心境也是不受任何影響。自己根本不會有煩惱，但可以幫眾生消除煩惱。

壬二 顯淨德

是性平等，如虛空故。是性無別，一切諸法等一味故。是性遠離，離身心相故。是性離一切法，隨順涅槃故。是性清淨，遠離一切煩惱

垢故。是性無我，離我我所故。是性無高下，從平等生故。是性真諦，第一義諦故。是性無盡，畢竟不生故。是性常住，諸法常如故。是性安樂，涅槃為第一故。是性清淨，離一切相故。是性無我，求我不可得故。是性真淨，從本已來畢竟淨故。

是性真淨，從本已來畢竟淨故：是性乃指「空性、無自性」，故與如來藏系中所謂「是心自性清淨」的性，定義是不相同的。

都是在講性，我們先看最後這句話：是性真淨，從本已來畢竟淨故。

《寶積經》所講的性，大致是指空性、無我性。因為性者，就是不會變的，當然就不可能被相雜染，故曰「從本以來畢竟淨故」。

但這「畢竟淨故」的性，跟如來藏系所講的「是心自性清淨」的「性」，定義是不一樣的。這也就說講到「性」者，主要有兩種性：一是法性，一是心性。而在《寶積經》中所講的，乃就法性而言。

因為緣起，所以一切法空，一切法無我，一切法無自性；所以從緣起而能確認空、無我，此稱為法性。至於心性者，是就心「能了別」的功德而說的。很多人以為「性」，就只是空性、無我性，而未把「心性」涵蓋進去。甚至說真如心性，就是空性。

佛法從原始佛教到大乘初期，主要是講性空學，第二期是講唯識學，第三期才講真如學。故到第三個階段才把心性凸顯出來。前面的般若學、《中論》都是不講心性的，頂多講「心無自相」。心沒有自相，這好理解。但無自相，和有沒有共通性？其實是兩個問題，而不能一概而論。

以《寶積經》所講的性，乃以空性和無我性為主。以此去看以下部分，就都單純而易理解。

是性平等，如虛空故：既稱為性，一定是普遍性，所有的法都具備這種特質。故曰：平等，如虛空。

是性無別，一切諸法等一味故：就性而言，既是平等，當然就等一味了。

是性遠離，離身心相故：我覺得這句話，還是落一邊。為什麼呢？性雖不是相，性也不離相。故「離身心相」，乃是就性不是相而言。至於性不離相者，就

被疏忽了。因此當是「是性，不即不離身心相故」。

是性離一切法：這問題同上，是性非即一切法，也非離一切法。

隨順涅槃故：不是離一切法，才能證得涅槃。而是對境不起情緒，這和「定」有點類似；但更高明者，在對境當下，還是三輪體空也。或稱為「能所雙泯」，然在「雙泯」當下，也不能說已離一切相，而是既不即、也不離。

是性清淨，遠離一切煩惱垢故：既稱為性，即具普遍性，當不落二邊才是。故言「是性清淨，遠離一切煩惱垢故」，早已落一邊矣！

真正的「性」，一定是中性的，因為唯有中性，才能普遍。故講清淨時，其實已落一邊了！否則，請問：凡夫眾生有沒有這種性？眾生當具這種性！既具這種性，凡夫哪曾「遠離一切煩惱垢」呢？

所以一定要把握這個大原則：不即也不離！否則，必落一邊去。同理，「是性無我，離我我所故」等亦然。

是性無高下，從平等生故：是性無高下，與平等相應故。

各位有沒有注意到，這「從平等生故」是很奇怪的。似乎先有平等，然後有空性、無我性。

是性無高下，與平等相應故：相應的話，就表示兩者是對應的，非有先後與主從。

是性真諦，第一義諦故：真諦不就是「第一義諦」嗎？真廢話！

是性無盡，畢竟不生故：「性」即永恆性，從過去現在到未來，必皆如此。所以無始無終，既無生，也無盡。

是性常住，諸法常如故：如是因、如是緣，則有如是果。

是性安樂，涅槃為第一故：同理，性當包含苦與樂；否則，眾生怎會有苦呢？

是性清淨，離一切相故：這問題也一樣，當非離一切相，也非即一切相。

最後，於「是性真淨，從本已來畢竟淨故」就結了，不是很奇怪嗎？以佛法乃「信解行證」，而此頂多是信解，而非行證也！

到目前為止，其實只有一個重點：既諸法無自性，心也無自性。我們再回到

「畢竟智藥」，從開始就已肯定一切法無我，然後再去追問，心是什麼？因為眾生最執著的，乃認為：我有一個心，這心既能了別，又能抉擇。

於是花了很多時間講，心是沒有自性的。這從一切法空，就已得到的結論，卻翻轉了老半天，結論還一樣。可是對於心既無自性，為何能了別？為何能抉擇？還是如霧裡看花，不能究竟明了。

就像很多執著，只跟他講：你不要執著。那是沒有用的！而要講：這執著本就是錯的，並對你害處多多。能解釋清楚，他自然就放下了。而到目前，仍未把心何以能了別、能抉擇講明白。未講明白故，原來的心結，即不能消。

還有「是性真淨，從本已來畢竟淨故」，還只是理論而已。真正的佛法，包括信解行證，不只要了解，更且要行證。而這乃只是信解而缺行證。

故於此，實還有「知空而不證空」的忌諱！

為何大乘佛法只講到這就終止了？因為大乘常曰：「知空而不證空」。為何不證空呢？怕落於消極無為，而變成焦芽敗種。

但證空，未必會落於消極無為。若有此忌諱，乃表示其對空的了解是錯的。更由此而一直貶聲聞乘，卻是自不量力。

若畢竟智藥頂多是信解，而非行證；則也不過是「八正道」中的「正見、正思惟」，又哪比「出世智藥」高明呢？

總之，只是謂「心無自性」，不會高明到哪裡！故自古以來，無人謂「悟在寶積」也。因只謂「心無自性」，是無法破除眾生對心有「能了別、能抉擇」的執著。

何以皆謂「悟在楞嚴」呢？心雖無自性，但有「共通性」。以「能了別、能顯相」為共通性也。以此「共通性」而稱為「妙覺明心」。

以心性是共通性，而非個別性。如果是個別性的話，就變成有我了。性像虛空、像大海，我們只是虛空裡的微塵，只是大海裡的波濤而已。

心云何以「能了別」為共通性？因為之所以謂「有心」者，乃為能了別一切相。故因為能了別，才稱為「心」，而被了別者，就稱為「物」。所以不管世間人、學佛人，這定義是非常明確的。

其次，以能顯相而稱為心，就像鏡子，以能顯相而稱為鏡子。

第三，因為心能反應。很多人認定有心者，就為能對境界作反應。尤其是「有情眾生」，即能對境界做種種反應。

所以如不能把心的共通性指點出來，而只是講心無自性，則對有心的執著，還是無法消除的。故古來何以皆謂「悟在楞嚴」呢？

因為其已把心的共通性，講得非常明確，而稱為「妙覺明心」。只是講心無自性，這從原始佛教，到大乘性空學，都已講得蠻明確的，豈必多此一舉，且標示為「出世智藥」。

至於心所顯何相？心會如何反應？則是「心相」爾，心相是眾緣所生法。

我們心中有很多相——受、想、行、識，種種變化。這都是屬於心相，屬於眾緣所生法。在唯識裡分析眼識，就有九種緣。

所以講到最後，乃只有兩個重點：「能了別的是心性，能抉擇的是眾緣」，因為抉擇是相法。

《寶積經》雖一再宣示：心是無有自性的。但於心相最後的三個比喻中，乃又落入有自性的嫌疑。一、心如工巧畫師，很容易讓人誤以為：心想做什麼都行。二、心如國王，可以決斷一切。三、心是獨行無侶。這比喻更糟糕，能獨行無侶，不就是有自性了嗎？

所以《寶積經》有很多講法，其像現代的學者，雖搜集了很多資料，卻沒有消化乾淨；故顯出很多前後矛盾的地方。

最後還是回歸有心的前提——心能了別，心能抉擇。能了別者，是心的共通性，所以還是無我。能抉擇者，是眾緣所生法，所以還是無我。且與「心無自性、無自相」，不只不會衝突，更且相輔相成。

自古以來，雖很多人對《楞嚴經》非常讚歎，也有人很不認同，如印順法師對如來藏系的說法，基本是不認同的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把它講成唯心所現，好像變成心是最偉大的。但我已說過：「現」是顯現，而非變現。

心無自性，和心有共通性，其實不會有衝突。這樣，才能把性空學和如來藏學，把法性和心性完美地結合為一體。

事實上，大部分的眾生還是比較喜歡如來藏系。因為講空，好像都摸不著邊。而講心性的妙覺明淨，感覺比較實在。但感覺比較實在者，又容易誤入梵我的窠臼。

自從我開講《楞嚴》以來，就一直非常篤定：從共通性去講心性，就絕不會有梵我思想的嫌疑，也絕對能和般若學、和空性可相輔相成也。